

## 教宗方濟各在第十六屆世界主教代表常務會議第十八次全體大會的發言

為我來說，教會就像眾信友一樣，是聖人，也是罪人，一個由真福八端和瑪竇福音第廿五章的力量召喚而聚集起來的民族。

耶穌為了祂的教會，沒有採取祂那個時代的政治謀略：既不做法利塞人、撒杜塞人、厄塞尼派，也不做狂熱的激進分子，不組織「祕密結社」；祂只是繼承以色列的傳統：「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必作你們的天主。」

我喜歡將教會視為一個單純而謙卑地走在上主面前的人民（天主的子民）。在宗教信仰上，這是我們「信友」的意義。我說忠信的子民，那是為了要避免陷入諸多意識形態的觀點和思維中，從而「扭曲了」天主子民的真實面貌。單純而忠信，或也是在旅途上前進「聖潔而忠信的子民」，有聖人，也有罪人。這就是教會。

忠信的天主子民的特點之一是不能錯誤。是的，「在信仰上不能錯誤」（「*In credendo falli nequit*」，《教會》教義憲章，12）。在信仰上無誤：「你想知道慈母教會信什麼，就要去了解教會訓導，從中能獲得啟發；但如果你想知道教會是如何相信的，你就要轉向忠信的天主子民。」

有一個畫面浮上我的心頭：一群信友聚集在厄弗所主教座堂的入口。故事（或傳說）是這樣的，當主教們列隊進入教堂時，人們站在通往教堂道路的兩側，不停地齊聲高喊：「天主之母」，這是天主子民深信不移的道理，要求聖統宣布這條信理是真實的。（有人說他們手裡拿著棍棒不斷地向主教揮舞）。我不知道這是歷史還是傳說，但畫面歷歷在目。

聖潔而忠信的天主子民有靈魂，因為我們可以說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我們可以說是一種信仰的詮釋方式、一種看待現實以及我們的良心的方式。我們的信友意識到自己的尊嚴，所以讓他們的孩子領洗，讓他們的亡者得到葬禮。

我們這群聖統制的成員來自這子民，領受這子民的信仰，通常來自於母親和祖母，如保祿向弟茂德說道：「你的母親和祖母」——一個以母語沿襲傳承下來的信仰，就像瑪加伯的母親用「方言」對她的孩子們說話一樣。在這裡我想強調的是，天主聖潔而忠信的子民以方言傳播信仰，而且通常以女性的語言傳遞。這不僅因為教會是母親，也是因為女性懂得體現這一點；（教會是女性）也因為女性知道如何等待，知道如何發現教會和信友的資源，她們敢於超越極限，也許帶著恐懼，但仍懷抱勇氣，在一天的清晨、天還未亮的時候，憑著直覺（而非希望）走近一座墳墓，感受到那裡可能有生命。

在天主聖潔而忠信的子民中，婦女是教會的反映。女性代表教會，教會是淨配，也是母親。

當聖職人員在教會服務事工中行事過當或嚴苛對待天主子民時，他們玷污了教會的面容，以大男人主義的專斷獨行毀壞教會，很容易令人想起利莉婭娜修女（**Sr. Liliana Franco**）的發言。知道在一些堂區辦公室裡，居然像超市一樣，可以看到聖事服務項目的「價目表」，實在令人難過。教會要麼是旅途中天主的忠信子民，是聖人，也是罪人，要麼便是淪為提供各種服務的公司。當牧靈工作者走上第二條路時，教會就會成為救恩的超級市場，而司鐸不過是跨國公司的員工。這是聖職威權主義所導致的重大挫敗，令人痛心疾首（在羅馬，去看看那些到教會裁縫店試穿長袍、帽子或加上蕾絲袍服的年輕司鐸，就足以證明）。

聖職威權主義是鞭撻，是禍殃，是一種世俗形式，它玷污並損壞上主淨配的面容；奴役了天主聖潔而忠信的子民。

天主的子民，聖潔而忠信的子民，懷著耐心和謙卑繼續前進，忍受制度化聖職威權的叱罵、欺凌和排擠。我們多麼自然地把神父的晉鐸或主教的晉牧，視為職階的升遷——這是踐踏天主聖潔而忠信的子民的恐怖世界與世俗行為。

2023年10月25日

教宗發言用西班牙語。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恭譯）